



“老憨”

祁玉江

在宝塔区麻洞川乡樊村,有一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,占地300多亩,种植的全都为蔬菜。目前,共拥有大弓棚200多座,日光温室及阴阳棚100多座,露地菜200亩,所生产的蔬菜品种达60多个,成为延安乃至陕北实力较为雄厚的绿色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。创建并经营这个示范园的人便是“老憨”。

“老憨”其实并不憨,更谈不上傻。他姓韩,名士劲,说大不大,说小也不小,已年过五旬,现年52岁。只因人长得精瘦,脸膛黝黑,为人诚实,做事果敢,说话快言快语,性格倔强固执,敢于为认定的事业较真,所以,人们亲切地称他为“老憨”。

见到“老憨”是在他的蔬菜科技示范园里。望着大田和各类棚里一尘不染、青翠欲滴的众多蔬菜,听着他滔滔不绝地介绍经验,我被“老憨”的眼光、胆略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折服了!

韩士劲,原籍安徽阜阳。家中共有7口人,妻子、大儿子和儿媳、两个小孙子及小儿子。一家人除了两个年幼的孙子外,全都参与蔬菜种植与经营,整日忙得团团转,日子过得充实自在!

然而,在这之前可不是这样。用士劲自己的话说,那是一段极不平凡的创业史。

韩士劲从小家庭就不是很好,可不幸的是雪上加霜。在他17岁那年,父亲病逝,姊妹五人靠含辛茹苦的母亲拉扯长大。家中排行老二,向来身体虚弱,干不了重活,难以给家中添力;在校学习成绩也一直上不去。对此,母亲发愁,老师失望,同学们嘲笑,认为他压根就不是读书的料子,将来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。这在小小的韩士劲心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。“难道自己真的就没有出息了吗?社会那么大,干什么不行?”一贯好胜心极强的他,忽然想起爱迪生说过的一句话:“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。”于是,初中毕业的

他,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,只身走向社会,踏上了漫漫创业之路,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,闯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来!

可是事业从何开头?眼下的路又该怎么迈?他惆怅得彻夜未眠,陷入了苦苦地思索之中。经过一段苦思冥想,终于理出了头绪。经商?对,经商!于是,他咬紧牙关,狠下心来,决定从贩卖绿豆开始,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去闯荡一番,以此锻炼和提高自己。

还算幸运,起步阶段竟然取得了小小的成功。虽然一年下来没赚到多少大钱,但对生长在农村而又年轻的他说来,收入委实不错!这样一干就是5年。

1987年,韩士劲与同为初中毕业的邻乡女青年朱成琴结婚。成家后的他,再也不满足在本乡田地里做小小的贩卖绿豆生意了。认准的事就要干,谁也拿他没办法!他不顾妻子和母亲的强烈反对,毅然离开家乡,走南闯北,转向贩卖蔬菜。失败,成功;成功,失败。可以说受尽了饥寒,吃尽了苦头,三次还险些因运菜车辆肇事而送了性命。

“正视困难,才不会被困难所击倒;开拓创新,才会让生意迎来商机!”这几乎成了老韩的口头禅。是的,在20多年的蔬菜营销中,他深深懂得价格、质量、运输是做好蔬菜营销的三大关键问题。这些年来,他成功也成功在这三个环节上,失败也失败在这三个节点上。一句话,只要把握好这些关键环节,就能在蔬菜营销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!韩士劲又一次清醒了头脑。他想,如果自己拥有了蔬菜种植基地,就可以在一定程度和程度上赢得这几个方面的主动,扩大蔬菜批量,增加蔬菜种类,缩短运输距离,提高蔬菜质量,控制蔬菜价格,从而进一步降低市场风险,拓宽生意盈利空间。尤其是在种植品种上,可以引进试种一些新、奇、稀的蔬菜品种,进行研究示范,实现“南方蔬菜北方种,外国蔬菜中国种,野生蔬菜园里

种”的目标,尽可能地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。

不久,在同行朋友的引荐下,韩士劲惊奇地发现,延安以南、距市区45公里的宝塔区麻洞川乡,川道宽阔,有着土地资源、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优越条件,加上延壶(延安至宜川壶口)旅游专线穿境而过,两岸青山环绕,生态植被极好,是建设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的最佳之地!再不需要过多地去思考了,他当即就做出了决定。2012年春,在宝塔区委、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通过区蔬菜局和招商局的牵线搭桥,韩士劲与麻洞川乡党委、政府反复洽谈,终于签订了以每亩年800元的价格、一次性租用该乡樊村324亩川地流转合同。涉及农户150多户、800多人。农民除了每年每亩拿到800元租金外,还可以每天按100元的工钱(另加中午管一顿饭)在他租用种植的蔬菜地里打工。这样,韩士劲有利,农民更有利,等于一亩地获得两份收入。

就这样,韩士劲的蔬菜种植基地作为招商引资项目正式落户麻洞川乡樊村了,挂上了“农邦农业科技示范园”的牌子,紧锣密鼓地开始建设。然而,对于老韩来讲,种植毕竟不如营销那样轻车熟路。第一年投入300万元,引进的20多个蔬菜品种全部上了露地菜,基本属中、低档品种。由于种植、管理经验欠缺,一年下来,除去开支,回收还不到50万元。这样的经营状况不被家人和朋友认可,妻子整日唠叨不停,儿子沉默不语,就连樊村周围的群众也觉得老韩不是老韩,而是“老憨”!但是,经过大风大浪的他并没有灰心丧气,勇往直前的劲头丝毫沒有挫败。经过再次反复总结琢磨,他重新调整了发展规划,正式注册成立延安市宝塔区农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,自任总经理,聘请了技术管理人员,二次投资300万元,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就在他轰轰烈烈地大干中,2013年7月,延安遭受

了百年不遇的强降雨袭击。宝塔区是重灾区,麻洞川乡的灾情则更为严重。韩士劲所建的300多亩农业设施及露地菜被洪水全部淹没、冲垮,几乎绝收。望着自己付出的心血、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,全家人站在河岸边抱头痛哭!是呀,600万元花去了他20年所有的积蓄。这可不是一笔小数,谁不着急,谁才是憨憨呢!可这又该怎么办呢?

洪水过后,痛定思痛的韩士劲留下两个工人收拾场地,自己带着家人回到延安。在妻子、儿子还没有从悲痛中缓过神来的时候,他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“卖房!借钱!贷款!我要重新开始!”难道他疯了?家人为他这个荒唐的决定几乎崩溃了,儿子一气之下彻夜未归,妻子骂了半夜,用小孙子的话说:“家里的钱都让爷爷花光了!”但是,他那种执拗的性格谁又能拗过?他再次筹集到450万元,开始了灾后重建。在此基础上,通过多方汇报,向上争取到100多万元救灾资金。当地党委、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厚爱和支持,上级政府的关心与帮助,让困境中的韩士劲更加坚定了重新创业的决心和信心,同时也为他建成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我始终拥有着‘有志者事竟成’的信心。”韩士劲显得很自信,“天灾,无法改变,但是不被天灾所折服才是真正的英雄!”是啊,从灾难中站起来的他意志更坚定了,劲头更充足了!面对被洪水冲刷过的“示范园”,他按照自己重新调整的发展规划,以建设“特色瓜菜生产、休闲观光娱乐”为主题,进一步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和品种,以建成集试验示范、标准生产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目标,不断拓宽蔬菜生产、生态休闲、生活娱乐三个方面的功能,使其成为城市居民亲近自然的一大乐园,青少年学习农业知识、接受生态环保的教育基地。为此,他就取材,将河边洪水冲积下来的石

块经过加工改造,做成了假山,假山周围设置了喷泉;又在园区内挖建了一个人工湖,放置了游园小船,人工湖心建设了仿古凉亭;湖的旁边又挖了一座莲藕池,种上了江南的莲花。在此基础上,还逐步完善了园区走廊,聘请了厨师,开办了农家乐。不久,一个集旅游、休闲、度假、种植、采摘、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逐渐成型。现在的园区分为瓜菜新品种及新技术展示、日光温室和大弓棚生产、优质农产品加工与服务、生态休闲旅游并度假四大功能区。所建成的联动温室占地5600平方米,冷库占地1000平方米,加工车间占地2000平方米。绿色无公害瓜菜远销北京、河北、四川、河南等地。娃娃菜、荷兰豆、龙须菜、芥菜、美人椒、西兰花、广东空心菜、法香、圆生菜等多种中高档品牌菜供不应求。同时,还成为延安不少大型餐饮饭店的定点瓜菜供应者。现在,园区拥有蔬菜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人,经营管理人员2人,长期生产员工48人,固定资产已达1500万元。2015年瓜菜总产量已达600吨,销售收入200万元,其中纯收入达到60万元。2016年上半年营销收入140多万元,其中纯收入达30万元。示范园的建设,不仅带动了周边群众劳务输出,增加了农民收入,而且也推动了当地乃至整个延安现代农业(蔬菜)产业的快速发展,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。

坚韧不拔的韩士劲,这个当地群众眼中的“老憨”,如今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,而且事业正干得红红火火,被人们称之为“南方飞来的金凤凰”。眼下,农邦农业科技示范园已成为区、市两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,并正在申报争取省级农业示范园区。

再次站在汾川河边,望着轻轻流淌的小河,韩士劲笑了,妻子、儿子也开心地笑了,他们笑得那么坦然,那么灿烂!因为他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!

老家的那些记忆

袁军



“脚步踏遍海角天涯,心儿却系着她啊……”

“有一个地方,那是快乐老家……”听着歌儿,不由得勾起了我对老家的无限怀念。

我的老家寺壕洼,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典型的穷拐沟村。民国时期,这里曾建有寺庙,香火不断,老家的小村庄由此而得名,至今仍随处可见破败后的残垣断壁。老家地处深山大沟,四面被群山环抱,几条小溪清澈透明,蜿蜒盘曲似银蛇栖息于群山连绵的山凹间。老家虽然不可与名山大川相媲美,但据风水先生讲,这里却是一个仙居凤栖的绝世之地。

也许是人到中年的缘故,经常会不知不觉地有回老家的冲动。前些日子,当我站在老家海拔最高的大崩盖向四周环视时,多么熟悉的地方啊!那不是儿时和小伙伴们拦牛放羊的大界湾、中咀梁、长虫沟

吗?那不是我少年时耕地种粮的老坟塬、流星峁、瓜地崖吗?

回一次老家,就好像经历一次时光之旅。那些乐观豁达的老家记忆,那些向来被村外人称为穷拐山沟的生生不息、色彩分明的四季轮回,那些春雨润物般教化后人的传说故事和酸山曲,那种令人在清静淡泊中寻求快乐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贫苦生活,却处处都洋溢着原始朴素的美,教人久久回味,越咀嚼越有味道。

走进老家,处处都是黄土地的风情文化和色彩。瓜果飘香的时候,村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清香;沟渠里、小溪边、井泉边,青蛙的歌唱声一浪高过一浪;萤火虫闪亮亮的火红弧线不时地从眼前划过,似一道道闪电。太阳落下山头时,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像乳白色的乳雾一样笼罩在村庄上空,空气中满着一股柴禾燃烧的清香味

道。这个时候,小伙伴们满院子里嬉戏打闹着,小黄狗也跟在人群中叫唤着、疯跑着。母亲们从土窑洞中走出来,摘下围裙,扑打着身上的尘土,亮开嗓子召唤自家的大人和娃娃们回家吃饭,或是站在硷畔上互相打问庄邻们都做了什么好吃的。这时,牛儿、羊儿、鸡儿也跟着凑热闹,大声叫唤,尽情地撒着欢,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小山村交织成了一曲交响乐。小时候,就是这样整日与牛儿、羊儿、鸡儿、狗儿和沟渠里、井泉边的蛙鸣声相伴。而今,这一切都早已不见了,就连那一群一群的麻雀、喜鹊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……

走进老家,就会触摸到黄土地上的淳朴之音。老人家勤劳、善良、质朴、宽厚,从我记事起,他们春夏秋冬、风里雨里从未停歇过脚步。他们忘却了一切沧桑和磨难,把青春的血汗洒在这片热土上,将

生命的根植在这块热土上,慢慢地、精心地抚养它茁壮成长,结出累累果实。记忆中,父亲赶着牛耕地,或在打麦场上与母亲挥着镢头不停地一起一落挥汗劳作。当我看到劳作一天的父辈们在井泉边脱下上衣洗去一身的疲惫,回到家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几大碗粗茶淡饭时,我又着实为他们自由而超脱、简单而原始的生活感到慰藉和释怀。在这样的环境和感染中长大,老家的人们给了我一生向前的不竭动力,给了我勤劳质朴的可贵品质,它们是我一生也用不完的宝贵财富。

如今,家乡实施退耕还林、种草,儿时那一注一注黄灿灿的麦田早已没有了,家家户户喂的牛、驴、骡、马,一群一群的羊子也很少了。老家的山上山下长满了树,郁郁葱葱,生机勃勃。提起树,我又记起了老窑院硷畔上的那棵老白杨。它不但承载了太多太多的风雨,更承载了我儿时的无限欢乐。记得那时,树上有大大小小四五个喜鹊窝,一群喜鹊成天在树枝上唧唧喳喳地叫。大树浓密的冠盖像一把大伞守护着我们,如同一位健硕的老人日夜守护着他的儿女一样。小时候坐在大树底下乘凉、吃饭、拉话、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,或偷偷地爬上树挖鸟蛋,或围拢坐在大人腿上听他们拉家常、讲故事。这时,小黄狗、大花猫也依偎在人们的身边昏睡。大人们你一锅他一锅不停地抽旱烟,等过足了烟瘾,攒足了精神,才下地干活。这时,小黄狗也展着舌头伸伸懒腰跟着父亲上山了。夜晚,我们一群小伙伴挤在几条烂沙毡上,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,听着各种虫子和蛙鸣声入眠。如今,那棵老白杨依旧站在老窑院的硷畔上,但明显没有我记忆中的壮实了,几根枝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枯死了,耷拉着悬挂在树上。我站在硷畔上,儿时的热闹氛围早已不再,物是人非,我突然觉得老白杨是那么的孤单,小村庄也是那么的孤寂……

推开虚掩的老窑的门,蜘蛛网和灰尘罩在我的身上。深不见掌的老窑里凉飕飕的,被烟火熏黑的泥皮掉了一地,老窑显得更加的昏暗和破烂,大炕上的炕板石也塌陷了儿块……我就是伴随着母亲的阵痛降生在这个土炕上的啊!老窑留下了我多少的童年回忆,承载了一家人多少悲与欢,荣与辱啊。听父亲讲,我的太爷逃荒从川道来到这个拐山沟,为的是多占点地,多种点地好养活子孙,他亲手挖山凿石修成了这个大窑洞,一住就是几代人。老窑很简陋,靠窑掌摆放着三个用树枝条编成的大囤,用来积攒粮食,靠大囤左侧放着两个大柜子,看起来笨重,是用来放石碾、石磨碾下的小米、黄米和荞麦面的。由于家里人口多,我家是庄里庄外有名的穷汉人家。记得我上小学时还睡在沙毡上,冬天还好些,用柴禾煨炕,睡下很暖和。可到了夏天,老窑里因为潮湿,我和哥哥姐姐们经常会被蝎子蜇,跳蚤、虱子、蚊子常叮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,痒痒难耐。父亲就砍回山上的艾草拧成艾绳,晒干后点着熏蚊子,那浓浓的刺鼻的艾草香,至今闻着也感觉亲切……

太爷们当初来这里住的想法是原始朴素的爱,可是我们家族的命运却从未被改变过。太爷一共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姑娘,由于条件不好,庄外的人不肯嫁到我们村,从我的爷爷辈到我们这一代,家族里有四个人一辈子都未结过婚,早早地都离开了人世。直到改革开放后,我们的小山村才一天天好起来。尽管老人家穷,但是他们期盼儿女成才的愿望却十分强烈,甘愿付出一切代价供养儿女们成为“有出息”的人。

如今,城市的喧嚣和浮躁已开始浸染着曾经宁静的山乡,古老村庄的颜色正在被一点点地剥蚀着,当我每每想重新审视和追忆过去的那些美好时,才发现不经意间早已失去了故乡的芬芳……

你是我的兄弟

李玉胜

血缘是亲情的标志,然而,在我的生命中,却有一群无血缘关系的同学、朋友、战友,他们胜似亲人,亲如弟兄。你,景保卫,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我和你从1985年穿上橄榄绿警服那天起,就形影不离,难舍难分,如生命里流淌的血液一样粘在了一起。论年龄,我是你的兄长,但却常常是你影响着。

你的正直与善良不是表现在形象上,而是表现在行动上。你的冷面给了所有人一种错觉,似乎冷酷无情,不食人间烟火。其实,你的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火。记得新兵行军中,你总是悄悄地嘱咐我,把步子压稳,照顾一下后面的战友,步调一致才能整齐划一。无论什么时候,无论累成什么样子,你都不忘照顾大家,晚上起来看炉子,担心战友煤气中毒,给地上放一盆凉水,给每个战友压压毒,你总是赤诚和周到,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爱你。

我们从延河边起身进入警营,一起进入新兵连训练,一起到商场做好人好事,一起发起成立学雷锋活动小组,一起被分配到支队机关,一起到省总队通信站学习通信业务,一起回到支队当话务员,一起练字,一起为支队搞警营绿化,一起给机关灶帮灶,脏活和累活我俩抢着干,但我从未抢在内心的前头。

你当了班长,我当了副班长,你总是征求我的意见,说什么我是兄你是弟,其实你的本意总是比我多,反应快,手脚麻利,毅力超人。相比之下,我倒愿意做你的弟。

在机关的三年中,在通信班的时间里,我们挑起了机关工作的大梁,把通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。你负责有线,我负责无线,在基层当了一年电台台长,我们一直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为了工作,我们争执,严格地要求对方,但从没有影响到彼此的感情,在原则面前,没有老乡,没有兄弟,只有铁的纪律。那年,你立了三等功,从表面上我是为你自豪和骄傲的,但内心却是一坛浓浓的老陈醋。

从司训队回来不久,你退伍了,因我当时在《宁夏日报》和《宁夏青年报》学习,故超期服役。你回到了家乡,不久你给我来了信,说你到了民族英雄谢子长的故乡,在子长采油厂当了一名司机,干得很顺手。你说经常到子长陵园拜谒将军,你决心以他为榜样,在英雄洒满鲜血的热土上再创佳绩。而我在部队超期服役的一年半时间里,也因干得出色,被调到了支队政治处,荣立了三等功。记得佩戴军功章的那一刻,我的眼眶中噙满了泪水,满脑子都是你,你立功时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欣慰的是,我终于和你一样了。

一年后,我回到了故乡,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,你把我叫到子长,让我坐着你开的拉油车上四处奔驰,让我感受到了大美陕北的最美风景。

得知你从工人到班长,从班长到区队长,而我当时没着没落心里不是滋味,你劝我要有良好的心态,新的工作岗位会有新的机会。说实话,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,但由于你的开导和鼓励,使我很快走出了阴影,树立起了勇气和信心。

不久,我要求到乡镇工作的夙愿如愿以偿。去报到上班的那天,你知道吗,我骑着自行车,带着从部队带回来的背包行李,穿的是没有了领章和帽徽的警服……

头一年,你不时地给我打电话,让我保持军人的作风,相信硬汉子才能干出硬事业,这些我都铭记于心,并落实到行动中。很快,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肯定,很快当了武装干事、乡长助理、副乡长。这时,你又提醒我不要丢掉文学创作,坚持看书和学习。农村艰苦的工作经历,使我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,写下了许多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,并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后来,你催着我成立了战友协会,硬是把我选成了会长。在这二十多年里,你和我一起关心战友的进步和成长,关心战友的生活和疾苦。战友海生车祸身亡时,正值“非典”期间,你和我一直帮助海生的家人处理后事,给他洗身擦脸入棺,并组织战友给海生开了追悼会。那是一个非常时期,本来禁止集会,我们却组织了近百人的追悼会,致悼词、行军礼,扶海生上山……战友占清前几年不慎落崖身亡,又是你我带着战友将其安葬。占清家生活拮据,我带头多借一万元,帮他家买出租车,跑线路,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。

去年战友协会换届,你又推选我为会长,你依然是我的助手,战友的每件事情都挂在我心上。战友不理解我时,你挺身而出为我说话,战友遇到困难时,咱俩联手帮助。

我非常庆幸我们两个风风雨雨一起走过这么多年,虽然并无血缘关系,但对我而言,你就是我的亲兄弟。